

Power and Personality



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

权力与人格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 著 胡勇 译

在我们时代，让权力完全消失的可能性看起来的确非常遥远。
紧迫任务是，驯服权力，并让权力为尊严服务。

——哈罗德·D·拉斯韦尔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013067605

D033

85



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

权力与人格

【美】哈罗德·D. 拉斯韦尔 著 胡勇 译



D033

85



北航

C1675438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Power and Personality

By Harold D. Lasswell

Copyright © 2009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人格/(美)拉斯韦尔著;胡勇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8

(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

ISBN 978 -7 -5117 -1512 -8

I . ①权…

II . ①拉… ②胡…

III. ①权力 - 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2686 号

权力与人格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琪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 cctphome.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译丛总序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一位先哲如是说。起初，智慧或许只是一丝火花，飘落于人的头脑中。那些消失在茫茫脑海中的智慧之花，只有少数是幸运的，它们在智者的敏锐捕捉下，经叙事和言说，流传于世。于是，思想的世界才有了经典。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至今不过百余年。论说时间，论说影响，自然难以与传统人文学科并肩。所以，何谓政治心理学的经典，何以成为经典，自然成为知识叙述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虽然政治心理学晚近才得以兴起、发展与繁荣，但我们看到，借助于心理学学科的迅速发展，同时在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势推动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任何思想的盛宴，均不可脱离盛宴的主人而空谈。同理，政治心理学的奠基和发展，也离不开一批先哲，正是他们的拓荒与耕耘，才有了今日学科发展的繁荣。回首历史，我们应时刻铭记于心的是，那些思想前辈，在早先的学术研究条件下，生产了哺育后来者的一批经典著作。在学科发展史上铺下一块块砖石的前辈们，烙下了不同时代、研究阶段的特征。或汲取当时的心理学理论营养，或专注于问题领域研究，或从案例分析中归纳规律，或偏重于定性分析，或诉诸于心理学实验或定量技术。凡此种种，他们对政治心理学的拓展性贡献，他们所提供的智慧和思想，是后人受益无穷的。

从华莱士第一次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政治非理性，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拉斯韦尔在美国对政治心理学的开山贡献，政治心理学学科已经初现雏形。那时候，精神分析学说成为主流的理论营养，这也滋养了几位杰出的后来者，比如乔治夫妇和埃里克森等人。随后，心理学中认知革命

兴起，政治心理学全面走向了认知路径。关于选举政治、政治态度以及外交决策等方面的研究，均是乘认知革命之东风，成为战后政治心理学的主流。同时，社会心理学也开始发挥影响，造就了一批研究群体政治心理的经典之作。最新、也是最为前沿的政治心理学，可能更多走向了情感和情绪研究的回归，以及进一步向实验技术的迈进。

说实话，要从形形色色的研究中，挑选出政治心理学的经典之作，亦非易事。幸运的是，我们基于若干种标准，经过反复斟酌，多方咨询，细致盘点了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中的重要著作，陆续挑选了一些名家之名作。这种选择，要么基于选择对学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和推动的先哲及其著作，要么选择能够全面反映政治心理学经典以及进展的著述，同时也不排斥新锐的力作，尽管他们的努力尚须时间证明。由于政治心理学的学科交叉性，我想，对于何谓经典或许见仁见智，但我们所选择的著作，虽不敢称之为巨著，但大多是不同研究路径的里程碑著作，或是学科发展史上的扛鼎之作，或是学科知识谱系的典范，或是引领前沿的新著。我们意在为海内外学界，呈现一幅骨肉鲜明的政治心理学知识图谱。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是解释过去的，而现实给我们带来希望。一百年来，政治世界已是天翻地覆。纵然十年前，我们难以想象 20 年之后的政治世界。经典的著作，是对于当下时代和社会最为重要问题的回答。时过境迁，时代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问题，也对人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冲击。经典的著作，不在于对细枝末节的精雕细琢，而在于对人性与政治关系的永恒解读。技术的变迁，可以改变世界，改变宇宙，但是它改变不了人性，也改变不了政治。所以，经典的政治心理学著作，一定是围绕人性与政治这个永恒的话题，展开自己的叙述和解释。唯有如此，经典才能传承，经典才能感受。思想家之深刻，就在于对人性的深邃洞察，当然，心理学方法的突飞猛进，为我们更为客观、全面以及深刻地认识自己，明白政治世界，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技术保障。

认识自己，理解世界，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政治心理学的经典之作，能够给我们提供别具一格的思想启迪。相信本套译丛的出版，对于我们架构完整的政治心理学学科系谱，更好地理解政治世界中的人性，能够

贡献绵薄之力。政治心理学的本土化，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我们也希冀为此提供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当然，译作之中可能的纰漏及不当之处，还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尹继武 谨识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权力的含义	1
暗示的互换	4
期望模式	6
政 府	7
社会过程	9
第二章 政治角色与政治类型.....	13
政治的专业	15
权力的基础	18
作为基础价值的权力	21
文化模式和政治类型	23
社会结构和政治类型	25
社会危机和政治类型	26
政治类型	27
第三章 政治人格	29
作为补偿的权力	29
当补偿发生时	30
使命所产生的教化	31
极端的满足和剥夺	33
第四章 性格与人格的种类	45
性格类型	47

法官 X	50
法官 Y	54
法官 Z	57
宣传者	64
官僚	65
超然型性格	67
第五章 政治现实与无意识	69
受到削弱的工作能力	69
为了其他价值而忽视权力	71
支持的丧失	71
不适当的人事选择	75
影响分析	75
情境分析	78
第六章 民主领导与政策科学	82
人类的破坏性	84
健康与疾病	85
民主的政策科学	90
理智的功能与合理性	96
宣泄是不够的	97
外行选择医生和政治家	100
律 师	102
非律师职业	106
第七章 民主人格的形成	113
民主人格	114
由于缺乏认同而导致的失败	116
由于幻灭而导致的失败	118

政治意象的成长	119
初级生活圈中的策略	121
社会焦虑的假设	123
专制主义和低劣的自我评价	125
性政治自由的假设	127
有关人格形成的社会自我观测台	130
民主教育的新手段	132
第八章 领导原则：减少刺激	134
经济制度	134
政治制度	136
对于暴力的预计	136
对于灾难的预料是不够的	137
物质防卫，心理防卫	138
对于有效报复的预计	140
权力与空间	141
原子时代妄想狂者所带来的威胁	142
情感与尊重制度	143
人事评价	144
第九章 领导原则：积极行动	146
启蒙（阐释）	146
权力（磋商）	148
尊重（欣赏）	151
正直（道德化）	152
一种特殊的启蒙技术：顿悟	153
领导思维	157
目标思维	158
衍生思维	159

趋势思维	159
科学思维	159
投射（发展）思维	160
全面思维	160
第十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历史阶段	162
发展性构想	163
所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次序	164
从等级社会到自由社会	164
历史发展有相反方向吗?	165
“世界革命带来自由”的错误	166
不慌不忙的资本主义的错误	167
什么有意义?	170
背景原则	171
附录：论权力与影响	176
索 引	190
译后记	205

第一章 导论：权力的含义

权力与人格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人们持久关注的话题。对此的痛苦体验常常凝结在充满民间智慧的格言，以及诗人的诗歌、哲学家和学者的见解中。正如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① 所言，“权力使人陶醉”，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所受到的教育让他懂得：“权力与声名对所有人的效果是：它导致自我的膨胀，发展成为一种毒瘤，最终扼杀对受害者的同情心”，而“一位掌权的朋友就是一位已经失去的朋友”。^③ “政治生活中有一些东西让人堕落。”新近的一位作家评论道。这种评论同一种古老的抨击形成回应，“它们把好人变成坏人，把坏人变成更坏的人。”^④

专门用来形成和分享权力的社会机构被轻率地丑化为恶魔。在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语句中，“政府，即使在最好的状态下，也只是一种必要的恶。”^⑤ 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对社会与政府作出了深刻的区别：社会是由我们的“需要”（wants）产生的，而政府则来自

① 萨缪尔·巴特勒（1612—1680），英国诗人兼讽刺作家。——译者注

② Samuel Butler, *Miscellaneous Thoughts*.

③ Henry Adams,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chs. 10, 16.

④ Shaw Desmond, *World-Birth*, part I.

⑤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⁷ 我们的“邪恶”（Wickedness）。^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他对国家的批判中认为，国家和宗教一样，本质上是“人类对自身的恐惧”。^②

为了使针对权力与政府的指控更加完善，我们常常被告知，只有腐败之人才会追求权力。一个令人不悦的比喻将政治家比做魔术师。这个比喻很早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几个世纪中一直被重复。斐洛·犹达欧斯（Philo Judaeus）^③ 生活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处于我们纪元的第一个世纪。在一篇论述梦的论文中，他把政治艺术连同它的魔力一起进行了分类。他把约瑟的彩衣（Joseph's coat of many colors）^④ 比做“色彩斑斓的政治事务之网”，在它的上面，各种貌似合理的谎言相互交织，“具有最小的真理的可能性”。他把政客和政治家比做预言家、口技表演者和魔术师，“是擅长骗术的人、擅长咒语和各种诡计的人，人们很难从他们的奸诈技艺中逃脱”。斐洛又补充道，摩西自然地代表着约瑟沾染鲜血的彩衣，因为所有的治国艺术都被战争和流血所污染。

12个世纪以后，摩西·麦摩尼德斯（Moses Maimonides）^⑤ 在他的《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中引用了这段话，阿尔伯特·马

① William Godwin,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② Friedrich Engels, *Schriften aus der Frühzeit* (1842 – 1844). See also Hans J.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③ 斐洛（约公元前20—约公元50年），公元1世纪的犹太—希腊哲学家，将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与犹太教结合成一个综合的哲学体系，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犹太人、基督教和穆斯林神秘主义思想的先驱。——译者注

④ 在《圣经》（创世纪3:33）中，父亲雅各在诸多儿子中，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是他在年老的时候，对约瑟特别宠爱的一种表示，也可能暗示由约瑟承受长子的名分。“彩衣”是一件宽长的外袍，在那个时代，只有王公显贵才可以拥有。有彩衣的人，能免除一切粗活苦役。约瑟因此受到了兄弟们的嫉妒和暗害。——译者注

⑤ 摩西·麦摩尼德斯（1135—1204），出生于西班牙的犹太神学家、哲学家，后定居于埃及。他努力使犹太教义和当时的科学、哲学相协调，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的著名作品《迷途指津》指引当时处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影响下的犹太人如何坚定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突破犹太教的繁规缛节，提出一系列上帝存在的论证。他归纳出的犹太教信仰的十三条款，被后世犹太教广泛接受。他对于中世纪犹太宗教具有重要的贡献，曾被誉为“第二摩西”。——译者注

格纳斯（Albertus Magnus）^① 又加上了自己的评论。阿尔伯特写道，在一些人身上具有丰富的、活跃的和清晰的智力。这些人类似于天使和星座这样的高级物质，因此，麦摩尼德斯把他们称做圣人是正确的。但是，据阿尔伯特所言，也有另外一些人，把真正的智慧混同于诡辩，仅仅满足于偶然性和想象，擅长“修辞与社交事务”。麦摩尼德斯描绘道，在这类人身上，想象能力占据优势，而理性能力却不完善。“从这些人中出现了政客、立法者、占卜者、巫师、梦想家……和魔术师群体，他们操纵奇技淫巧和神秘艺术。”^②

但是，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权力”这一术语虽然是一件多彩的外衣，但并不是所有的颜色都是象征邪恶的符号。人们承认，权力可以被强者和善良者出于有益的意图行使。即便握有这种权力的人是邪恶的，也不能把所有使用它的人称为是作恶者。相反，一些有权的人属于人类的文化英雄、历史的“伟人”、“立法者”、“解放者”和“国家奠基人”；用一个词描述，就是政治家。从这个角度出发，权力、政府和人格受到了正面的评价。^③

我们当前任务的出发点既不是对权力与人格彼此作用的方式加以称赞，也不是对此进行指责。开始时我们从对恺撒（Caesar）观察开始；随后我们可能会埋藏他。我们的目标是，发现最近的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和医疗科学的发展是否增加了我们对于权力和权力追寻者的认知。

的确，这种探究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拥有一种社会政治目标，即寻找实现民主价值的更为完善的手段。在我们完成对于人格与权力的相互作用的基本分析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考虑如何将我们学到的东西服务于人

① 即大阿尔伯特（1220—1280），主教，罗马天主教会圣徒和博士，德国多米尼克会的缔造者之一，以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传统而享有盛名。——译者注

② Lynn Thorndike,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during the First Thirteen Centuries of Our Era*, vol. I, ch. 14.

③ 更为谦逊的人物偶尔会获得一句好评，如同怀特（L. D. White）和史密斯（T. V. Smith）[在《政治和公共服务》（*Politics and Public Service*）中] 所言：“民主政客孤独地站在我们和专政之间……他……在暴力的边缘上努力作出妥协，以便扩大宽容的边界。”

类尊严。这时，我们从思考的方法转向控制的方法，着手设计让权力服务于民主社会的方式与手段。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权力与尊严都有一席之地，而且其他类型的价值更为丰富，并为所有人所理解。因此，我们将考虑民主领导、民主精英问题。在我们探讨过一般的政治类型和它的一些特殊表现后，我们会着眼于这个问题。

重点是权力和有权者。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因此完全被少数人而非多数人所吸引，这将会是一个错误。谈论权力与有权者是一种省略方式，没有考虑构成权力关系的圆周中可能最长的弧线。权力是一种人际关系情境；那些掌权者是被授予权力的。只要并且只有源源不断地授予权力，他们才有所依靠，生生不息。即便对人类关系不经意地进行观察，也会让任何有能力的观察者相信，权力不是一块可以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的砖，而是一个过程，当支持性的授权停止，它便消失。

暗示的互换

权力关系即是互换；或者，假如以一种更为动态的措辞加以表达的话，它是互利互惠。它是在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的循环中暗示的给予（cue-giving）和暗示的接受（cue-taking）。^①

我们将马上专门研究这个含义，但是，在所有人际关系的赋权—被赋权维度上稍加逗留是有益的。在参与者的众目睽睽之下，在两者或更多有相互作用的人之间由暗示引导进行着一系列的活动。许多情景如此特殊，以至于暗示的给予功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管弦乐队的目光聚焦下，乐队指挥是一个持续的暗示来源。在军事训练团体中，指挥官给出命令。在一些工作中，工头为了让机器开始运作和停止，为了让其他活动开始或停止，忙于发出信号。

尽管暗示的给予被高度集中在乐队指挥、指挥官或工头身上，但是，

^① 参见 E. C. Tolman, *Purposive Behavior in Animals and Men*, and Clark L. Hull, *Principles of Behavior*。

这个功能并不被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所完全垄断。比如，乐队指挥不停地对乐队所给予他的注意作出回应；无论是教官还是工头，都不能漠视其手下人的行为。乐队、团队或作业班的成员相互留意，对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彼此的表现。显而易见，在许多人类关系中，暗示的给予和接受并不是由一个参与者集中掌握。在一场比赛中，纸牌被分发给所有的人；在网球比赛中，发球是轮流进行的。在这两种比赛中，每一个参赛者都相互留意。

可以根据特有暗示的给予和接受的模式，记下各种情境。通过描绘在整个互动过程中每个参与者的注意焦点，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根据每个成员参与的次数与时间，来描述立法团体中的辩论流程。一种比较彻底的描述是，记录在一次会期中，有多少成员出席或缺席；在一个会场中，有多少出席的成员在认真倾听。而一种更为彻底的做法是，通过仔细的采访，试图找到在当时哪一种暗示被认为具有重大影响（比如像来自党鞭和党魁的指示）。^① 对情境的全面描述将所观察到的反应同环境的重大特性联系起来，反应者暴露于这种环境中；它也把所观察到的反应同某种倾向联系起来，反应者是带着这种倾向进入到情境中的。

这样，前面的分析提醒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权力的概念（常常被作为“领导”的同义词来使用）可以被用于所有的暗示的给予和接受关系。如果暗示的接受圈子没有封闭起来，这种关系就会破裂，权力关系就不再发生。^②

但是，这种分析被专门用来处理政治学所考虑的现象，并不是很充分。假定对于乐队指挥指令故意的或偶然的误解毁掉了一场演出，假定在训练场地一个命令被曲解或违反，假定工头的信号被忽视或漠视，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故会在沉默中被忽视。也许，会出现强烈的抗议。或许，某人名字会被从薪水簿上删掉；或许会被课以一项罚款；或许一个士

^① 时间分布数据见 J. S. Henderson and H. J. Laski, “A Note on Parliamentary Time and the Problem of Devolution”, *Economica*, vol. 5 (1925), pp. 89–93.

^② 切斯特·巴纳德 (Chester I. Barnard) 的一个观点 [《行政部门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中] 是强调了在领导中所涉及的回应的连续性。See also P. Pigors, *Leadership or Domination*; Denys O. W. Harding, *The Impulse to Dominate*; Ordway Tead, *The Art of Leadership*.

兵会被送到禁闭室，接受肉体惩罚或强迫劳动。我们可以认为，一般而言，当这种期望模式（the pattern of expectations）在行动中被违背时，行为者就会被施以剥夺（deprivations）。这种剥夺包括在最初的期望模式中。

期望模式

在这里，我们缩小权力的概念，用这个术语来指明某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期望，严厉的剥夺会紧随在对行为模式的违背之后。^①这样就排除掉了一种巨大的关系范围，在这种关系范围中，违背被认为无关紧要。

这种理解权力的方式强调了期望（expectation）的关键作用。一个乐队指挥可能期望严格地对待他的人，对没有尽心追随他的暗示的小的或大的偏离行为施加惩罚。如果乐队演奏者不满意，就可能期望严格地处理乐队指挥。的确，通过故意的不合作和敌意的煽动，他们可以令他被解雇。

12 显然，对于什么构成了剥夺，和什么剥夺是温和的或严厉的，期望是不同的。当我们考察的不是某个社团，而是某个共同体，或者所有已知的共同体的时候，我们是根据纳入考虑范围的全部关系来界定严厉或者温和的。

当我们这样理解权力的时候，我们接近了政治科学和法律科学中对于权力的传统理解。^② 法律与政治方面的分析是从一个共同体的角度作出的，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包括了某些形式的人类社团。科学方面的关注被指向一些机构，这些机构被特别地用来威胁越轨的人，或者对越轨的人实施最严厉的制裁。

^① 对“权力”进行这样的处理遵循拉斯韦尔（H. D. Lasswell）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的做法，这种处理在该书的附录中被加以简要的概括。

^② Consult C. E. Merriam, *Systematic Politics*; R. M. MacIver, *The Web of Government*; 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Roberto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Ernest Barker, *Reflections on Government*; G. E. G. Catlin, *The Science and Method of Politics*;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III Abteilung.

政 府

但是，不应该认为，我们的权力概念只会通向县法院或者州立法机关、或者国会山（Capitol Hill），而忽视以商业、农业、劳工、专业人士、退伍军人、妇女或者宗教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华尔街、国家新闻大厦（the National Press Building）和压力集团指挥部。甚至可以说我们的这种狭隘定义必然会使我们远离公司董事会，甚至工业设施或者地方工会指挥部。我们在所有共同体的制度网络中寻找权力关系。当任何关系涉及对严厉剥夺的期待时（由于是否严厉是由共同体中熟悉这种形势的相当数目的那些人所认定的），我们就准备将它认定为权力。如果公司试图通过关闭工厂、或者削减工资、或者加速机器运转、或者延长劳动时间来强制推行纪律，它就是在对工人施加剥夺。不仅从马上受到影响的工人的立场来说，属于这样的情况，而且在雇主和共同体其他公民的眼中，也属于这样的情况。同样，当一个工会从事停工活动、或者破坏和降低生产、或者毁坏固定资产、或者使用暴力反对似乎准备开始工作的人们的时候，它就是在实施制裁。^①

我们将对制裁的期望作为权力的概念。所以，这种做法常常让我们超越在一个共同体中传统上被称做“政府”的情境。同时，许多被称做政府的关系会被遗漏。但是，对我们有利的一面是，我们可以谈论那些如果不是在习惯上是可以加以比较的，那么就是在功能上可以加以比较的情境。这对于科学目的而言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坚持的要点是，就功能而言，政府由权力机构组成；就习惯而言，政府就是根据地方习语被称做政府的东西。

在任何一种既定的环境中，都可以发现两种期望，一种属于人们称做权威的（authoritative）东西，另一种属于人们视为控制的（controlling）东西。通常的期望是，一项法律以正常方式被国会通过并被总统签署，会被法庭、私人社团和个人作为权威所接受。但是，并非所有法令都是这样。

^① See Jacob Viner, “Politic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I (1928), pp. 141–73, 324–63; Robert A. Brady, *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 David Lynch,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Robert A. Gordon, *Business Leadership in the Large Corporation*; Beardsley Ruml, *Tomorrow's Business*; John R. Commons, *Legal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